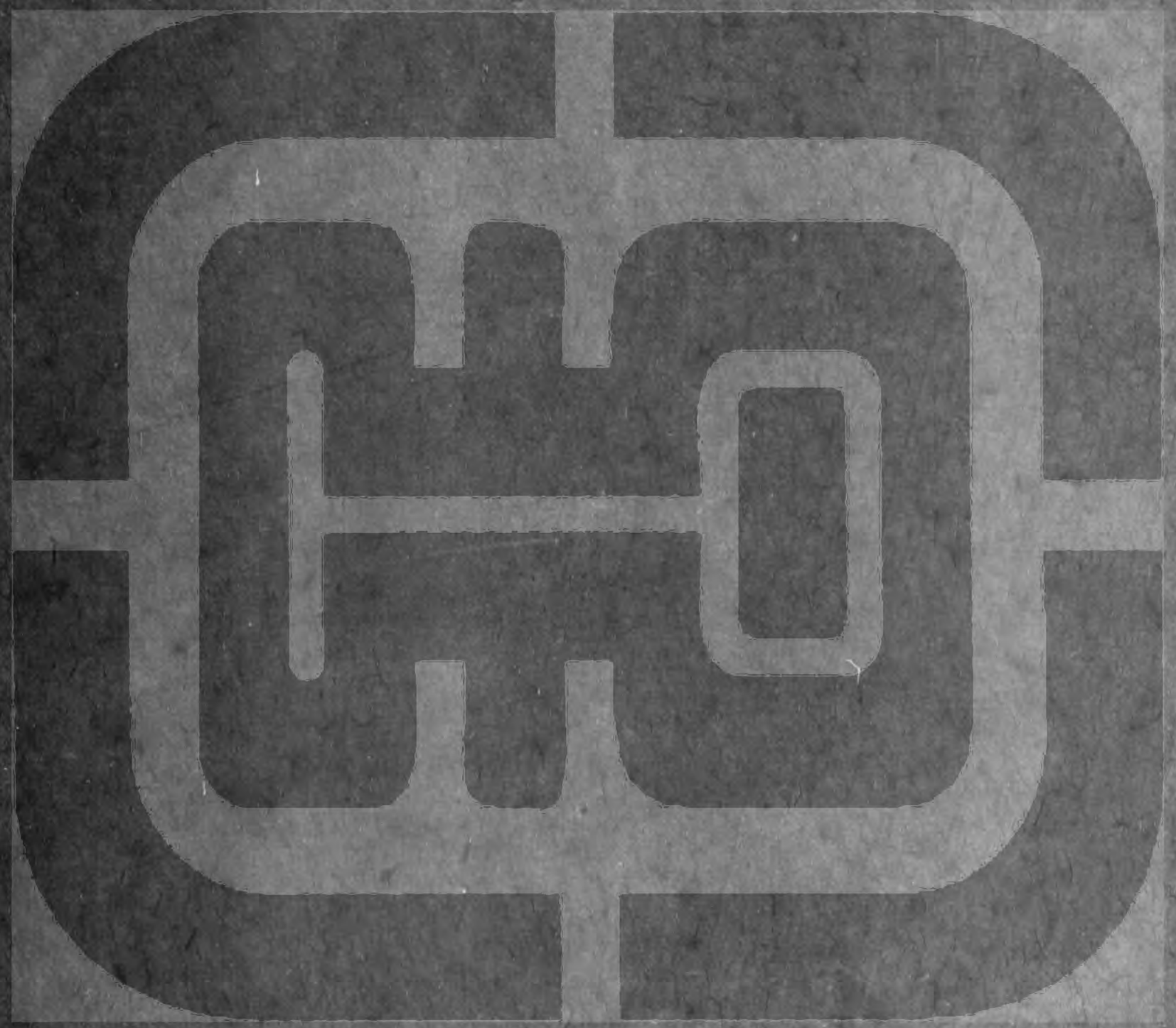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曹洞宗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曹山本寂禪師

疎山匡仁禪師

白水本仁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九峯普滿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

白馬遁儒禪師

華嚴休靜禪師

北院通禪師

京兆覲子和尚

幽棲道幽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天童咸啓禪師
寶盖山和尚　欽山文邃禪師
九峯通玄禪師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洞山道延禪師　金峯從志禪師
鹿門處真禪師　曹山慧霞禪師
草庵法義禪師　曹山光慧禪師
曹山智炬禪師　育王弘通禪師
華光範禪師　廣利容禪師
小溪行傳禪師　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韶州華嚴和尚

雲居膺禪師法嗣
同安丕禪師　歸宗懷惲禪師
嵇山章禪師　雲居懷岳禪師
杭州佛日禪師　永光真禪師
歸宗澹權禪師　蘄州廣濟禪師
水西南臺和尚　朱溪謙禪師
楊州豐化和尚　雲居道簡禪師
大善慧海禪師　鼎州德山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阾珏和尚 阾音領
踈山仁禪師法嗣
護國守澄禪師　靈泉歸仁禪師

五峯遇禪師　　踈山證禪師
百丈安禪師　　黃檗慧禪師
伏龍奉璘禪師　　大安省禪師
百丈超禪師　　天王和尚
正勤縕禪師　　洞山瑞禪師
京兆三相和尚
青林虔禪師法嗣
廣德延禪師　　石門獻縕禪師
龍光證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石藏慧炬禪師
白水仁禪師法嗣
重雲智暉禪師
白馬儒禪師法嗣
瑞龍幼璋禪師

青劉如觀禪師
龍牙遁禪師法嗣
報慈藏嶼禪師
西川存禪師
華嚴靜禪師法嗣
紫陵匡一禪師
九峯滿禪師法嗣
同安威禪師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

含珠審哲禪師

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指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
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
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高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
夜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該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
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
莫壓良為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
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閣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
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
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
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
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
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
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曾

曰德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為衆生說不為諸聖說曾
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
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
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曰我這裏亦有秖是罕遇其
人師曰某甲來明老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
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
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
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
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溈山
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
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
甲為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

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弥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其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擘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邊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沉吟巖曰仐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

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秖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云既知有為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為問殺首座仐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劒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

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
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
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
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為甚麼却與雲巖設
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尚為
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
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
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
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
年牙相似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
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
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辜四
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
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

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
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
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
漢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黑
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
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撥退果卓問雪峯從甚處來曰天
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大似騎聾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
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
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
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
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
甚處去師曰衆畜裏去僧曬一聲曰珎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

頭三下曰汝秖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
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
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聲
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聾師曰善為時雪峯侍立問曰秖如
這僧聾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秖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
衣鉢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
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曰某甲無
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
謹退雪峯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
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峯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
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別
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
侍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欲見閻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

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
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
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
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師
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
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如
何是正問正荅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荅否師曰
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
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為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為他箇
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
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
拭為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秖
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

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庵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已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節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是下無私去曰祇是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為佛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脚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還招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撿點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搯一搯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床後立幽回和尚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閻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秖為閻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粒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隨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會下有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總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恁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摠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体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皆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鑼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為阿誰孑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枯木花開刻外春倒騎玉象迹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
刦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
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
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
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
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為物作則用拔
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
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
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
成五如莖（徒結切）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
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
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
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

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
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乘成十刦觀樹如虎之缺
如馬之馵（之戍切）以有下劣寶几珎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
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
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
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
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
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
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
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
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
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
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中意一老一不老僧問曹山如何是一不老山云不扶持云如
云三義從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
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
人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閻僧名慧慶曰某甲師曰阿那
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秖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
此秖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實中主
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
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實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實中主
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
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秖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
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吾但道雲嚴路相
次絶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須臾去傳語聲未絶
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嚴一枝不
絶不絶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
為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嗣師曰吾閑名已
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
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睦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僧
問和尚遷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
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
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欵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
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吾頭路欲得忘形泯跡
努力憨懃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聲衆儼然坐化時
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
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
延七日食具方脩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
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為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為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氷結

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王兎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聯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麽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麽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麽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眛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紙是不被他染汚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麽切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

為甚麽回避學人師曰辟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麽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劒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麽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麽處師曰顛倒作麽問不萌之草為甚麽能藏香象師曰闇黎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麽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為甚麽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麽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師維那甚麽代雲居代云正好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麽生牽那無對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著力踈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盖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為甚麼不相識師曰為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為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劒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為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劒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竪起拂子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不真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柰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

孝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絶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絶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絶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柰龍王按劒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向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為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

昨夜床頭失却三文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鬚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善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深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秖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盖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
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
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
甚麼曰爭柰自己何師曰誰柰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
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
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
求出秖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
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
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
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
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秖解恁麼去
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
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珎重便化師示頌曰

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
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
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
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
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
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既
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
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既
是衆獸近不得為甚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
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
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為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
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睦曰王居何位泉曰王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終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来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秖管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藥全身於山之西

阿謐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来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来師曰翠微来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尊旨謂燭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来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見作家来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庇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盖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来師曰蹋山来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甚麼則國内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争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随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麁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弥勒下生經泉曰弥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来下生泉曰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弥勒地下無弥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来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絶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塩師曰捉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寂若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

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涌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兩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性不說異無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厙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餓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刻殺蚯蚓山曰這箇漢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剋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秖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師曰從妄想有曰與甚甲想出一鍬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
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
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挍風千匝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
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庵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
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三六十八曰挂角後如何師曰
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
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
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
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
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回畢
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来衆僧夜參侍者持燈来影在
壁上僧見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
歸鄉時如何師曰秖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甚却
回去師曰秖為不將来所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讃歎
及曰莫秖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讃歎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
則為人輕賤掌壽禍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為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得
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
窓問闍黎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
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
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
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為
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惟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
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
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
藏僊問總生為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恠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為收攝盖為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踟跣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為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醭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

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諸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岳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為南昌鍾王尊之願為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曰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秪這是乃告寂謚弘覺禪師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

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
求人假不如真逐造洞山依止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
山曰不諾無人冥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
曰功不得即無諱處山曰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
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
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
曰大有人哭子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
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
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
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
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
州大潙值潙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瞥眠聲色裏瞥
卧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潙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

聲色句潙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
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
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來物師曰元
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潙
問嚴曰問聲色話應矮闍黎在甚麼嚴曰已去也潙曰曾舉向子
甚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潙曰試舉看嚴舉前話潙曰他道甚
麼嚴細深冥某甲潙失咲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秖在
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
州大潙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
潙泥饌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潙曰是師
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盞呵呵大笑歸方丈師
曰某甲三千里賫卻布單特為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
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逐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在溈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溈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溈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溈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溈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溈山咲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咲裏有刀遥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

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肎諾不得全嚴曰肎又肎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肎即肎他千聖諾即諾於已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撇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負戰將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咲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亦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秖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缾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缾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肎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肎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代云粥足飯足有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

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話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來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為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遂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火君不信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呼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于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珎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

青銼山住庵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肎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趂出僧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錍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

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耳道為汝說咨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即不問如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請回不敢師曰還有卧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庵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氷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灘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唱咏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然住後衆緣不備果符師記因僧問黎一人蒸却長生山也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玄沙聞云然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云不可為闍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痺子傳來信曰傳甚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為甚麼不見師曰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尊謂嚮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是汝不見不千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沒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不泰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任吞曰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宿還有覷踈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踈眼在甚麼處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師

復舉德山頭落庭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擷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

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眾何有閑暇恁麼會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為甚麼不見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聲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聲世界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著未悟時問如何是知有底人為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著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郭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

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郭慈嶼讚師誰惱亂汝）

真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郭慈嶼聞云龍牙秖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飽叢林）

大星隕于方丈前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為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麼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

慶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
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
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長山之華嚴衆滿一千未
幾厲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道果止三百莊宗問祖
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庶人
為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
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
露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摠看經唯師與徒衆
不看經帝問師為甚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
太平歌帝又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為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
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為甚麼摠看經
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為甚麼却稽古
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於平
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遥
園一華嚴寺謚寶智禪師無為之塔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
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
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
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
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
麼曰四海叅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
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
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
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趂下問對
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師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
境心不動曰適來為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秖言為客易

臨川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来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闇女問九峯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竪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鉤曰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弥頂上戴須弥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又手而立山起来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去意在甚麽處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不去須待他打一棒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麽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雙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為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閘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麽事出来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剋削門頭戶庭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秖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麽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班駮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来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污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

如何是赤窮庶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
乾剥剥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遊蜂競采藥滅後證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闍黎是下煙
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猊頁和尚是下
煙生山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踵迹住持僧
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乖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爭柰六年
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址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慶盡無
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甚麽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
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婆眼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
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
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
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
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嚴
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
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嚴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
的以為少父邪師曰有甚麽過曰秖如少父作麽生師曰道者
是甚麽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
曰若作勝解即受群邪問如何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
也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解驅雲秉信師一日齋時入堂白
槌曰白大衆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

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
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
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
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問
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
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
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
甚麼眼衆無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尚不柰何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
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
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拄杖三十三天蔡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容否師曰禾山容汝

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滿目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祗待師曰滿盤無味醍
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問伏龍甚處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
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句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
麼荅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秖如老僧
恁麼荅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
石潤元含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消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問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
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
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
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

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
則問不居正位庵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
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
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
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
龍潭道庵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
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来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哉
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為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
自省過舉參洞山時話山問甚麼處来師曰大慈来曰還見大
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
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尽師意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来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嘗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
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
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
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诗者来參纔禮拜
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入住德山今日
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青曰且聽其通氣一
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着者曰久聞欽山不通
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恭堂去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
茶来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来曰入定来洞曰定本無門從
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
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
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
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

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為汝揩耳一半師與巖頭雪峰
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
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
曰看看師曰泰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
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
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
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着所在便
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
且置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起
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
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曰舉似師
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
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為拳
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豎起拳師曰你
恁麼秖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
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參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
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上
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
囉囉哩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麁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
無語

瑞州九峯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參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
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
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絺綌不禦寒

青原下六世

為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岸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磉盤問千峯萬峰那箇是金峯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參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竪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竪起拄杖僧參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餧魚還須克己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峯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參見甚麼人曰參甚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峯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峯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遥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磉盤問千峯萬峰那箇是金峯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絶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參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峯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竪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竪起拄杖僧參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餧魚還須克己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峯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參見甚麼人曰參甚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峯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峯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

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
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為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
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舉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
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
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兔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
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着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
召閩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着曰何故師曰大有人
笑金峯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
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
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不答
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
某甲不敢瞞和尚師曰却知孝養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
事麼師曰老僧瞞閩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
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秖這裏師曰不唯自瞞兼瞞老僧上堂
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恠於其中間如何即
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日為甚不
荅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僧你還知金峯一句子麼曰
知來久矣師曰作麼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峯一句今日粉
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唯有關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
檢師曰真鈍不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
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
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
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便下座僧辞師問何處去
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為人處曰已
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
閩黎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龍絲拿大象問刮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游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髭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瞥然撞着豁入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

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在襄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襄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秖如熱向甚處回避師曰秖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為甚麼不差曰此猶是和尚分上事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曰恰與老僧同參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峯和尚為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師曰甚麼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

應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
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
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尚
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欵欵莫磕損上
堂良久僧出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
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厮寒覷是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
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
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瘂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
何師曰放憨作麼
撫州曹山羌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邊人學
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己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及
辭去徧叅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
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
無取捨何害圓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是
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
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覆蹤即得不昧宗
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子期問古
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龍泉
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恰似不道問如何是和尚為人
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珎
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珎
曰如何是自家珎師曰不琢不成器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
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處句今夜
山僧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珎重僧問學人

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田鋮眼秉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裏見古親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無門户問僧曾到紫陵麽曰曾到師曰曾到廬門麽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麽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慶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舉拂子曰貞溪老僧還具眼麽曰某甲不敢見和尚過師曰老僧死在閻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閻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麽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為甚麽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麽生師良久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拈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甚麽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絶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麽生是尊貴人試道看莫秖向長連牀上坐地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土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問久嚮廬山石門為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益州布水嚴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劒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茅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迥出雲中嚮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鷂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秖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麼問如何是默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

此失一葉經現者
補之

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吞日月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揔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

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

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吞日月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揔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子曰可惜一

椀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麽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
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麽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
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麽問如
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
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
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卻業
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繞入門見維
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
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
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
即今在甚麽處師曰在夾山頂額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

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為
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
甚麽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
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
拄杖攔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
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麽則從人得也師
曰自己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甚麽山曰泠灰裏有一粒豆爆
乃喚維那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山曰待
明窓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麽處師
出應喏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麽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
吾聞天台有瀑瀑之瀑瀑緑緑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
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麽生師良久山曰
看君祇是撑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

椀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麽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
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麽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
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九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麽問如
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
著不得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
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
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麽處師無對同安代云
回頭即沒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
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
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
即今在甚麽處師曰在夾山頂顧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

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為
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閉闔黎與
甚麽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同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
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
柱杖攔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
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麽則從人得也師
曰自己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甚麽山曰泠灰裏有一粒豆爆
乃喚維那明窓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山曰待
明窓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麽處師
出應喏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麽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
吾聞天台有瀑瀑之瀑瀑綠綠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
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麽生師良久山曰
看君秖是撑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

師曰某甲為佛法来不為送茶来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揺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擧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来歸去来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終于佛日卵塔存焉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問道無横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横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横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庭人師曰来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来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為佛法来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争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厠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秪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絶飢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来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秪解喫飯問温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

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丹霞放大燒
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大燒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抉
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鼈頭線絞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
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參次聞犬齩靈鼠聲國師便問是
甚麼聲師曰犬齩靈鼠為甚麼却被犬齩
師曰齩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
休去因造佛殿卑一僧同看師曰此殿眥得甚麼佛曰著即不
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任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
和尚
楊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時如何師曰莫飄零
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泡陽人也父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
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贍衆高堂中為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
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
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循禮先請第一座
若讓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
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
奔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
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為甚麼却
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稽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
還蓋覆得麼問蚊子為甚麼吞却蛇師曰在理何傷問諸聖
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
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為甚麼閣黎偏逢問孤峰

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
後無疾而寂塔于本山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
麽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座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
師曰從甚麽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
如何師曰道甚麽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麽則不
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麽對
師曰秖恁麽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岳南臺和尚僧問直上龜峰時如何師曰見麽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為
甚麽不相識問紅鑪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麽問不受商
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麽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
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
恁麽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攜手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麽人道得師曰老僧道
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麽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
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
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為甚
不見普賢師曰秖為貪程太速
羚玨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黎
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麽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
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
僧格不得
疎山仁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上
為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来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
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
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来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
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聃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
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来
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
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
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
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踈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
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
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燕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

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
師曰耆婆稽首毉王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
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雞帶雪飛問
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寃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
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三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
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
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
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
說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
牛問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
夕師曰折脚鐺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
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熳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覘帝斷後花落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機不觸底人師曰閉目藏三寸雛眉盖眼睛

撫州疎山證禪師初參先疎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廷平子曰還將得劒来麼曰將得来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麼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溥濟不收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為甚麼不道師曰得恁麼不識好惡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来曰莫便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来有一箇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問如何是毘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義例分明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嘆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愛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徵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兄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

款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覬山水擯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為法忘身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畐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蕪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甚麼却愛財色

師曰知恩者少師問火頭培火了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飢問如何是尚家風師曰長籬吟飯曰太窮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甚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闍黎道即得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雞玉兔聽選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向

他道甚麼師曰但道大雄山頂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
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
錯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外列金剛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僧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迥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
庭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
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
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莖
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晉天福中順寂葬
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闍維收舍
利真骨重建塔焉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
一劒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
白殘照露瑕痕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
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
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
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
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私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
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
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
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麽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麽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鈿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喏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麽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如是林將順旨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

天册府供養敬曰方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白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絕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麽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清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如何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藥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劍石門寺舁振玄風上堂琉璃殿上光輝而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猿兒抱

華鼓好大哥莫来攔我球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當驀
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遍界黃
金無異色往来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
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師曰性命不存
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任齩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
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絶點痕時如何
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岳轉身玄路莫邊邊曰未審轉身路在甚
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
如何師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為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
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韶州龍光諲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
王曾按劒龍光一句不曾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珎重問如何是
西来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
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空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庵
問如何是極則為人處師曰慇懃囑付後来人問實頭盡一身
為甚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遂有偈曰
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
現萬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龍蕊一木盆問
如何是道師曰或横三或竪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
中信半夜太陽輝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樹帶滄浪色山
横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師曰秖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
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来將何祗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秦高氏子總角之歲好遊佛宇擔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溫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下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為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忽欲歸終南圭峯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觀摩衲數珠銅鈐櫻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回目為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問如何是重雲

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簇簇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公超徵時常從師遊欲為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王公後果鎮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住来八十年近来覺損壞旱凝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逝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速禪師後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

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已而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師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峯嘗往見之遺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齎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為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秖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尚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寐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庄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何汝道
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
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
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
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梯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
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曰臥龍來師曰在彼
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甚麼在彼許多時曰
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
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
艨艟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僧問和尚
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
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陽筒甚麼師曰這
箇梢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

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
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堂一
句徧大地一句繞問便道句師曰但聲低聲曰如何是徧大地
句師曰無空缺曰如何是繞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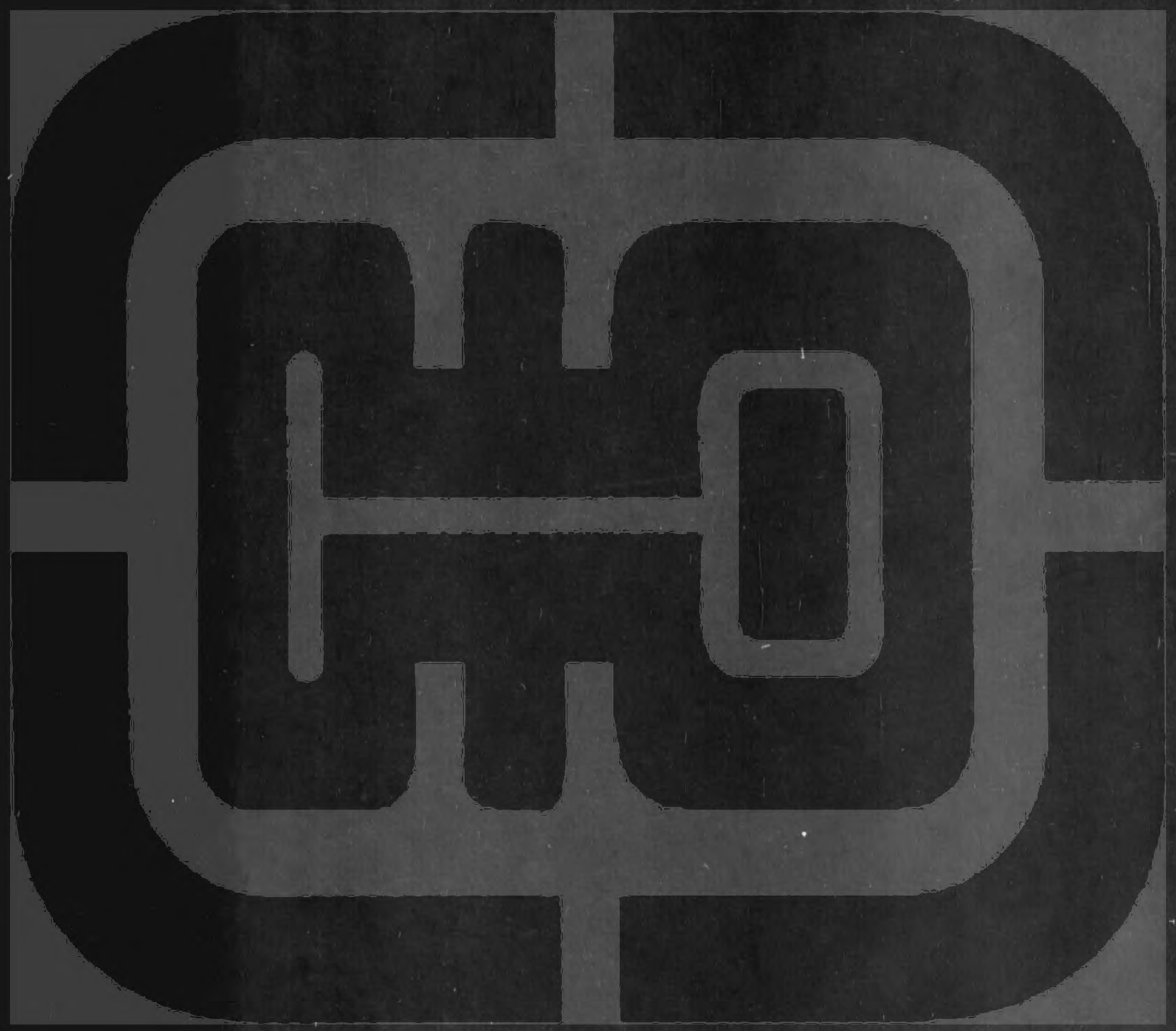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寸釘繞
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亦不是無
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
師曰具名即不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秖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
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
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為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
話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

麼曰與和尚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為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阿彌陀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鳳翔府紫陵庄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巑岏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絶思議俾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 九峯滿禪師法嗣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擘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内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廋耳達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堦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寒暄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曰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

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歲身師曰闍黎作麼生
僧珎重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
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
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
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
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倀人天曰恁
麼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義之絲厨絶聚蠅
之糝時如何師曰自捨不求思從妄得